

## 第二十三回

## 离乡背井岂有他念 哀孤恤寡别具深心

且说沙妮亚一跃下海，岸上送行的人，都惊喊起来。当下便有码头上的小工，丢下一个救命圈去。可是沙妮亚存着求死的心，哪里肯来接受！那天又是阴霾，风来浪起，把沙妮亚卷入漩涡里去。岸上又是一阵惊喊，有几个见义勇为的，便奋身跳入一只系在码头的小舢板，解了缆去救。何消五分钟，已把沙妮亚救起。可是沙妮亚的一缕芳魂，已归大罗国去了。当下众人猜不透沙妮亚投海的详情，把这事作了一件疑案。后来由警察局里，调查得明白，才把沙妮亚的尸身收殓。在船上的叶珪，又何曾楚想到沙妮亚竟有这样的决心？还自己庆幸着自己金蝉脱壳的妙计咧！

当下在席诸人，听了叶珪薄幸的事，个个替沙妮亚叹息。韩人中和胡名达更觉黯然。陆秀女士道：“我说了这件惨史，使贵客郁郁不乐，倒是我的不是了！我们且把这事不提，来乐儿罢。”说着，便问人中和名达有没有兴趣打牌。人中道：“你们人数已齐，我们不必加入罢！”名达道：“你不喜欢加入也罢了，何必说我们，我倒有兴呢！”陆秀女士道：“韩君不加入，就少了一个人，座中除了谭先生，其余都打不来牌的。”韩人中道：“如果三缺一，我便来凑个数罢。”当下陆秀女士便吩咐收拾台子，四人坐下，就碰起来。戴刚甫、杨伯珊一班人，立在一旁瞧，碰了八圈，已是将近十二点钟，陆秀女士要再碰下去。人中说是明天有课，不能过迟，陆秀女士也只得罢了。

谭鸣时道：“陆女士斗牌的兴致好极了！可与黄老博士媲美。黄老博士除了读书以外，斗牌是他唯一的嗜好了！闻说他在中国的时候，有一天早晨，有一个最要好的朋友，为着要事来看他，他还没有起来。那朋友原是用来惯的，便直奔他的卧室。不料千唤万唤，总唤不醒那黄老博士。那朋友使用力把黄老博士摇了几摇，黄老博士这才醒了，可是依旧不肯离床，一翻身又呼呼地睡去了。那朋友没了法，便拿了二颗骰子，在黄老博士耳畔掷着，口里不住地喊着青龙白虎。这个方法，果然比催眠家的催醒术还要灵，黄老博士一听，就霍地坐了起来，拉了那个朋友，问白虎可是着了？”陆秀女士听到这里，哈哈大笑道：“他原来还有这一回事，将来倒要试他一试咧！”韩人中和胡名达见时候已是不早，便起身告辞。

人中回到寓里，倒头便睡，第二天依旧赴校上课。又过了几天，他从巴黎大学下课出来，见有一个中国人和一个法国妇人，站在门口。那妇人看去还只 四十 岁年纪，怀中抱着一个小孩。人中好奇，便停了步，多看了两眼。那中国人却乘此迎上来，脱了帽，说了句“拜唐”。人中细细打量一番，觉得素昧平生，便问何事见教？那中国人便在衣袋里，取出一张卡片，递给人中，和颜悦色地道：“在下为了朋友的事，向中国学生呼着将伯，先生现在若是没有要事，可否稍留片刻，容在下说个大概？”

人中见那人衣服倒还干净，说几句话也甚伶俐，便点点头。又把那卡片瞧了瞧，见当中印着闻熹二字，右解上印着一行美国纽约大学商学硕士，左角下印着宜祥青田。人中道：“原来闻先生从美国来的，有事见教，何妨到个咖啡馆里去谈会儿，此处不是谈话之所。”闻宜祥道：“那更好了！”说着，招了招手，请那法国妇人过来，向着人中介绍道：“这位是马特姆卫。”又笑着道：“我真糊涂咧，先生的尊姓还不曾请教。”人中了姓名，举目打量那妇人时，见头上罩着黑纱，

藏



衣服也是玄色，像似新寡的样子，面庞儿倒甚清秀。当下便弯了弯腰，让二人到一附近的小咖啡馆里坐定，吩咐了饮品。

闻宜祥开言道：“这位卫夫人，是敝友卫强生的夫人，不幸卫君上月去世了，身后萧条，遗孤在抱，真是怪可怜的！我和卫君是同乡，他身后的事，不得不替他张罗一二。可是心与力违，叫我一个人哪里照顾得许多！不得已，替她向中国同学们张罗张罗。韩先生慷慨为怀，热心善事，必肯解囊乐助，不独在下和卫夫人母女没齿不忘，就是敝友在地下有知，也是感激不尽的。”

人中沈吟了一会道：“卫夫人尚在青春，难道便替贵友守节不嫁了吗？况且卫夫人的母家，又怎样呢？”

闻宜祥道：“韩先生不知他们的历史，也无怪韩先生要问及这点，待我细细说来。他们的历史，真是可歌可泣呢！原来敝友卫强生，家境本非素丰，他到法国，是和勤工俭学生同来的。他见勤工俭学生，闹得太不成样子，便脱离了团体，来至巴黎，寄居一个邦西洪里。那时他的日用，只靠着国内一家报馆特约通信的稿费，生活的艰窘，也就可想而知了。现在的卫夫人，便是那邦西洪主人的女儿，她慧眼识人，倒不以卫君的贫贱为嫌。平常谈谈笑笑，很是合得来。于是便由友谊而发生恋爱，更进一步，复由恋爱而生了肉体上的关系。那邦西洪主人，夫妇两口子，只有这个女儿，平日十分爱惜，对于卫君也甚敬爱，却不料他们已有了暧昧！他们做的事，原甚秘密，夫妇俩一时也窥不破底细。谁知祸因福至，乐极悲生，他们不知节制，卫夫人的肚子，渐渐地隆然而起。卫夫人晓得有了孽障，慌做一团，又不敢声张，只得悄悄地和卫君商量，卫君也是一筹莫展。

“又过了两三个月，卫夫人的肚子，一天大似一天，那老夫妇虽是懵懂，至此也起了疑惑，便问卫夫人究是哪回事？卫夫人知再不能隐瞒了，没了法，只得和盘托出。老夫妇俩这一气，险些儿把肚子也气破了。

“原来老夫妇俩是天主教徒，平常对于男女暧昧的事，是疾首痛恨的，人家有了这种笑话，他们俩便要说三话四，现在自己女儿，也犯了这种不名誉的事，叫他们哪里再说得响嘴？那为父的恨不得立刻把那辱没门楣的女儿驱逐出去，再把那污辱他的女儿清白的卫强生处之死地，以泄心头之愤。那为母的究有母女之情，不忍见她的爱女流离失所，便劝她的丈夫忍耐些儿。

“当晚卫强生回到寓里，那夫妇俩便一把拉住，要和他算帐。好个卫强生，毫不畏缩，侃侃地说道：‘我和令爱纯是爱情的结合，肉体上的关系，原是我们失了检点；但是我们血气方刚的青年，肉欲的冲动，谁能压制下去？我早想和你老说明，向你们求令爱的婚，一则我想我是个穷措大，现在贸然开口，你老未见得答应；二则我是黄种人，你老未见得看得上眼，所以忐忑着不敢说出。可是我们俩的爱情，是永久不变的！实对你们说罢，我们早已有了准备，令爱成了年，她便有自主之权，你老要阻拦也阻拦不成！现在令爱既已有了孕，请你答应我们结了婚罢！’

“那老夫妇听到这里，哼了一声道：‘现在就结婚？也没有这样容易的事。你奸污了我的女儿，我再把我的女儿配给你，你做梦呢！’卫强生道：‘我和她结婚，你们不愿意，叫我怎样办呢？’那老头子道：‘我恨不得把你送到警察局里去，办你个奸污良家妇女之罪。’卫强生道：‘老先生且请息怒，我爱令爱，我为令爱随便什么都肯牺牲的！若照老先生的办法，把我送到警察局里去受罪，若可雪去令爱的耻辱，我倒也情愿的！但是令爱的清白，已沾污了，传到世人的耳里，老先生的家声，也不十分好听，那又何苦来呢？况且令爱也不见得情愿这样办罢！’那老头子道：‘你怎样晓得我女儿情愿不情愿？难道做父亲的不晓得女儿的心理，倒是你这个淫棍晓得不成？我且去问她。’说着叫了一声安妮。”

闻宜祥说到这里，停了停道：“安妮便是卫夫人的芳名。”卫夫人听闻宜祥说着安妮，还道闻宜祥和她说话，便望了闻宜祥一眼。闻宜祥摇了摇头，一笑道：“不关你事，我和韩先生说话咧。”接着道：“当下卫夫人玉容憔悴地走了出来，见了她的父亲，怒目对着卫强生，已知就里，不觉流下泪来，望着父母跪下道：‘女儿做错了事，请父母不要怪了别人！’又指了指卫强生道：‘他原是爱女儿的，正惟爱女儿，便害了女儿，女儿虽是受了害，还是爱他的，求父母不要和他

为难道！卫夫人的母亲，听了这几句凄凄切切的话，不由得老泪纵横，把卫夫人一把扶起，搀入怀里，嚶嚶啜啜地哭起来。那老头子到此，也没了法子，只跺着脚道：‘家门不幸，生了这样不知廉耻的女儿，我还希望些什么呢？’说着，也不禁流下泪来！”

“卫强生见三人哭得热闹，想起自己害了人，毕竟良心上说不过去；又想到自己一个堂堂男子，不能庇护一个弱女子，一阵伤心，不禁也洒了几点热泪。一霎时，一个会客室里，静悄悄的，变成了眼泪世界。卫夫人的母亲，见卫君也哭了，暗想卫君倒是个多情种子，便向那老头子叹了口气道：‘儿孙自有儿孙福，这小妮子既爱了他，就成全了他们罢！’那老头子道：‘他们若是清清白白的，我也不至来干涉他们婚姻的自由；现在闹出这种丑事，再成全了他们，不是太便宜了那一对小畜生吗？别的且不要说，我们的家声何在呢？’说到这里，又恶狠狠地望着卫君一眼道：‘我饶了你也不算人！’卫君道：‘你不肯饶我，就不肯饶令爱，你要怎样，我倒不怕，只可怜令爱为了我，也受了无限的委屈。’说到这里，声音又哽住了！”

“卫夫人那时，原倚在她的母亲怀里啜泣，听得卫君说出这番话来，不由得直立起来，奔向卫君，拥了卫君的头颈，呜咽着道：‘我无论如何，舍不得离你的！爹要办你，我也随着你去；我肚里的一块肉，是你的，我的人也是你的。’又望着老头子道：‘我们做错了事，也怪不得爹动气，爹要办他，也当办我！我是跟定姓卫的了！’那老头子涨红了脸道：‘我为了你这不肖的女儿，受了一肚子的气，你还要顶撞我，好好！你要跟他，现在就离开这里！迟早我终有法子来收拾你们！’说着，就拔步跑出会客室去。卫夫人的母亲，也跟了出来，拉住老头子道：‘你我半生，只有这一个女儿，你又何忍做这断情绝义的勾当？就是依了你办，即使失了女儿，难道外面就没有议论吗？你声声口口说着家声，难道这种事传扬开去，便能保存我们的家声吗？就我想来，还是成全了他们为是。一则女儿年青，不知世故人情，现在着了那中国人的迷，看去没有法子可以离开的。这种小伙子，未见得有良心，我们若不把他们的事安排好了，将来始乱终弃，我们便奈何他不得。二则那小妮子早有了孕，打下去罢，恐有性命危险，于心究有不忍；若是由她生产下来，无父之儿，将来怎样处置？况且未结婚的女郎，便有了小孩，此后的婚姻，也是为难。我想还是将计就计，那中国人既提议到结婚，我们就把那小妮子许配给他。结婚的时候，我们不妨请几个至亲好友，不知内幕的，断看不出其中破绽。结婚以后，便让他们到别处去度蜜月，住了四五月，那孽障下了地，再叫他们回来。那时神不知鬼不觉，还有什么人敢说丑话，你想这个计策如何？’那老头子呸了一口道：‘你真老糊涂咧！这种贱人，你还承认他做女儿吗？我不把她处死，已是宽纵她了！’那老婆子受了丈夫的抢白，一时倒说不出话来，呆了会儿才道：‘将来他们回来不回来，是又一问题，现在权宜之计，不可不行，并不是我偏爱女儿，累你受气，我正为着我们家声着想呢！’那老头子托着腮，想了想道：‘就是照你意思去办，我却没有这样厚脸，去和他们小畜生开谈判！’那老婆子道：‘只要你肯答应我的办法，种种都可由我去说。就我想来，最好由你作硬，由我作软，他们方才有些忌惮。有了忌惮，那事就容易办了。’那老头子长长叹了口气道：‘罢了！由你们去胡闹罢！’说着，拿了顶帽子，出外散步去了。

“那老婆子这才回到会客室里，见那一对小儿女，还是拥做一团嚶嚶啜啜着，那老婆子先把二人训斥了一顿，又说了如何向那老头子求情，如何安排结婚手续。未了，还叮嘱着卫夫人：‘不要忘记自己的母亲，有了确实地址，悄悄地递个信给我！你父亲不许你回来，我也好来看看你，将来你的父亲心平气静，我再来替你们说项。’卫君听了那老婆子的话，因祸得福，居然如愿以偿，不由得心花怒放。但想到结婚以后，生活上又多了一层负担，又不禁愁眉不展。那卫夫人虽知己逢着大赦，但是继绝父女关系，心里毕竟悔恨，不觉捧着母亲抽噎不已。

“第二天，他们便在一个教学里结了婚。那天的贺客，虽是济济一堂，一对新夫妇和主婚人，却是郁郁不乐，只面上勉强现着笑容罢了！那天结婚的男宾相，便是我，我很羡慕卫君得着如花的美眷，不料内中还有这个周折咧！当晚他们便去度蜜月旅行，我去送行的当儿，卫君约略对我说了，又向我借了几百法郎，我也为他们俩嗟叹不已！”

“过了四个月，卫君回来了，我见他形容甚是憔悴，神色也甚颓唐。我问他一向如何得意？”



他叹了口气道：‘唉！时运不济，命途多舛，这四个月的苦，有得我受咧！我们动身的那一天，虽说是蜜月旅行，实际却和充军差不多。我们到了能西地方，便租了一间卑陋的房子，内人很知艰难，劝我省吃俭用。第二天，我找到了一个旅馆里做侍者的职司，每日倒有二十法郎的进款。内人那时，虽是身怀六甲，也去找到了百货公司里的售货员，也有十几个法郎的薪水，这样的情形，两口子原也可以温饱了。不晓得我如何得罪了苍天，苍天有意和我作对似的，给我一场大病，险些儿性命不保。病的起源，一则忧虑太甚，二则操劳过度。因为那旅馆里的规矩，每天要有十二小时的工作；这类工作，虽甚简易，一个文弱书生，哪里容忍得下这种贱役！有时还要遭人呵叱，一句也不敢分辩。在这种境况之下，叫我哪得不忧郁愤恨！当我来留学的时候，抱着何等宏愿，现在身执贱役，埋没壮志，将来不知如何收场！回到家里，又不敢向内人说起，还要装着笑容来对付她，只背地里自己叹息着。’

“卫君道：‘我病倒了一个月有余，还亏内人殷勤服侍，才有生机。她服侍我的当儿，当然不能再去做工。你想作客异乡，住要钱，食要钱，衣要钱，再加上我一个病夫，医药也要钱！不多几天，你那时借给我的几百法郎，便花用净尽！举目无亲，不知内人如何筹措？待我的病稍有起色，内人忽然临盆，产了个女儿。我不得不挣扎起来，去张罗张罗。旅馆里的缺，已有人补了进去，只得在一个小咖啡馆里当着侍者，可是进项远不如从前了。内人产了个女儿，甚是欢喜，食不济，她倒并不怨恨，还劝我不要过于劳着心力。她自己写了一封信，给她的母亲，去呼将伯，却始终没有回信。’

“卫君继道：‘过了一日，我们拚挡一切，才得回到巴黎，内人抱着女儿，去见她父母；她的父亲不但不理，而且抢白内人一番；她的母亲，在丈夫权威之下，也是爱莫能助。内人回来，哭得死去活来。可怜我们早晨到此，一点不曾下肚，不得已又厚脸求向老兄挪借几个法郎。本来我还欠着老兄一笔款项，现在没有开口的资格，可是走头无路的当儿，叫我去求哪个呢？我生性又是高傲的，泛泛交情的人，死也不肯开口，只有老兄还可说说这个苦况！唉！早知今日，悔不当初！’我问他什么叫做悔不当初？卫君道：‘我们万里迢迢，原为来求学的，现在学问没有求得，身心受了无限痛苦，悔不该当初贸然浮海而来！此其一；既来了巴黎，虽受了种种打击，生活方面，尚可敷衍过去，不料误坠情网，遽成孽缘，误人误己，悔不当初！此其二。至于我们俩的婚姻，无悔恨的理由。平心而论，内人待我，可谓仁至义尽，我虽是这样贫贱，她丝毫没有怨忧之色，还用话来劝慰我；得妻如此，我应当庆幸才是！可是须眉男子，不能庇一妇人，衣食尚且不周，娱乐更不要说了！内人虽没有责言，我自己觉得对得起她吗？我心里不知内愧吗？’他说到这里，声音哽咽着说不下去，我也为之唏嘘不已！

“当下我又给他一百法郎道：‘你的为难，我都知道，这些些你先拿去用，现在你住在哪里？我晚上来看你，邀尊夫人一起去吃饭何如？’他拿了钱，叹口气道：‘你这样周济我，我心里感激就是了！我们住处，现在我还不知道咧！你想两手空空，哪里可去投宿？内人候在车站里，她眼巴巴等着我！’我道：‘既是如此，我和你同去一趟罢，这里附近有个小旅馆，起码房间八个法郎一天，也就可将就的了。’卫君点点头，谢了谢，便和我同到车站。卫夫人抱着小孩，静悄悄地坐着，一看见我们，面上陡现了笑容，迎上来，先和卫君亲了个吻，又来和我握手问好。我见卫夫人虽是衣帽简陋，却甚清洁，面上虽是憔悴，谈话的精神，甚是焕发，怀中的小孩，甚是玉雪可爱，我不禁暗暗叹羨！

“当下我就请他们去至一个咖啡馆里，用些点心。卫君夫妇，也不推让。吃了点心，又陪他们来到旅馆里住下。第二天，卫君便去找事做，一时哪里找得到！因为在巴黎的中国学生多，卫君不肯坍中国人的台，再去身执贱役。过了三四天，才找到巴黎附近的一个电机厂里做工，所入固是不丰，往返又甚不便，便把家眷搬到那厂的附近去住。我有暇的时候，常去瞧他们，他们甚是快乐，卫夫人更活泼泼地。不料卫君操劳过度，又恹恹地病了！病了半月，便长辞人世了！

“当时卫夫人哭得死去活来。他生前的朋友，除了我以外，简直没有第二个，卫夫人便和我商量后事。我劝她去求她的父母。卫夫人依了，可是依旧空手回来，说是她的父母，不肯承认她

为女儿！女儿既不承认，女婿的身后，更不肯料理。我没了法儿，一个穷学生，一时又拿不出这许多钱，只得向各处张罗，集腋成裘，居然张罗到一千五百法郎，丧事料理完毕，还欠三百法郎，说不得由我填付了。但是此后几月，叫卫夫人如何度得下去？卫夫人回中国去，固是没有这回事，但是她一时未见得便肯改嫁；她的父母，又不肯收留她，孤儿寡妇，怪可怜的！就是卫君不是中国人，同是人类，也有同情心。我为卫夫人恳韩先生的情，请韩先生乐助些罢！”

人中听到这里，也觉得卫夫人母女，煞是可怜！便道：“闻先生这样慷慨好义，急人之难，我自当襄成闻先生的义举！可是我也在客中，不能多作捐助，附附驥尾罢！”说着，便取出一只钱夹，捡了两张五十法郎的，递给闻宜祥道：“请闻先生转致卫夫人罢！”

闻宜祥似接非接的，放在桌上，微笑着道：“其实韩先生素昧平生，捐了一百法郎，不为不多，可是卫君去世的时候，我已向其余的中国学生，募了不少的钱，现在颇难再向他们开口。难得韩先生这样表同情，可否多助一些？”

人中道：“多些原不妨事，今天齐巧没有多带得钱在身上。……”人中说到这里，闻宜祥接着道：“那不打紧，明天我亲至韩先生的寓里来领罢！”

人中道：“闻先生究想募集几个钱呢？”闻宜祥道：“这是没有确数的，大约少则五千法郎，多则一万法郎，因为这次替卫夫人募款，是根本着想，在五千法郎以下，卫夫人仅能暂度数月，不能有稳固的基金。俗语说得好，人情做到底，送佛送西天，我不管这事则已，既已管了，说不得要替她想个永久之计。”人中点点头道：“原当这样办，明天我准在寓里候你，力之所及，再次助些罢了！”说着，写了一个地址给闻宜祥，又付了茶钞，起身欲走。闻宜祥谢了又谢，附耳和卫夫人说了几句。卫夫人蹙着眉，望了闻宜祥一眼，又向人中说了句“买合西”。人中笑了笑，和两人握了握手，便分别了。

人中回至寓里，一脚踏进房门，已见胡名达坐在一旁，摇头晃脑地朗声读书。人中且不去惊他，悄悄地掩至他的后面，大声喝了一声采。名达惊立起来，见是人中，便道：“何苦这样大声疾呼，倒吓了我一跳。”人中笑道：“今天什么风，把你吹来的？”名达也笑：“无事不登三宝殿，我有一件善举，要你帮忙咧！”人中道：“善举吗？当仁不让，自当尽我绵力，但是我也有一件善举，你也帮个忙才是！这叫做礼尚往来。”名达笑道：“这个礼，请你不必费心罢，你且说你的善举来。”人中便把闻宜祥说的话一一对名达说了。名达道：“原来二而一，一而二的，你既捐助了，那也甚好！我昨天也遇见了他们，可惜那时我身边只有二百法郎，便尽数捐给他们，其实我还不曾尽我的力呢！”

人中道：“卫夫人的遭遇，固是可怜，那闻宜祥的仗义，也甚难得！这个人将来倒可结识结识。”名达拍着手道：“我也这样想，已和他约定，今天到他寓里去瞧他，顺便再资助他些钱！我现在先来瞧你，就要约你同去，你此刻没有事，就和我去走一趟如何？”人中道：“那也使得。”说着，便让名达先走，自己带上了房门，和名达并行出去。

走至街上，却遇见了杨伯珊。伯珊问人中和名达哪里去？名达说了。伯珊道：“你不要上那姓闻的当，他说的话，多是假的呢！”名达惊了一惊道：“别的事可假，这件事哪里假得来？我还亲见卫夫人和她的小孩，难道她们也是假的吗？”伯珊道：“卫夫人和小孩，原是真的，只是替卫夫人募钱的话，是假的罢了！”名达道：“这话怎讲？”伯珊道：“此处不是说话之所，韩君住此相近，我们到韩君寓里去谈会儿罢！”人中道：“那更好了！”

于是三人又复回到人中寓所。人中吩咐侍女，预备些茶点。伯珊启口道：“那姓闻的家伙，简直不是人类！他和姓卫的原是好友，姓卫的结了婚以后，那姓闻的常到他家里去玩。他却醉翁之意不在酒，目的无非在卫夫人罢了。趁着姓卫的不在家的当儿，他献着小殷勤儿，取媚卫夫人。卫夫人若即若离地敷衍着他。他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还道卫夫人已和他有了意，有一次，竟动手动脚起来。卫夫人倒是个颇知廉耻的妇人，当下便大怒直喊；那姓闻的这才不敢造次，垂头丧气地出去。待至姓卫的回来，卫夫人便一五一十地告诉他，气得姓卫的浑身发抖，此后便不许那姓闻的上门。那姓闻的淫心未死，还几次三番地想法，再去和姓卫的夫妇结好，都被他们拒



绝。那姓闻的老羞成怒，便写信去讨从前借给姓卫的欠款。姓卫的那时，哪里还得出钱！心里一急，不由得恹恹成了病，病中又恨着姓闻的无良，病势格外加重。病了不多几天，便抛下了娇妻爱女，溘然长逝！

“那姓闻的见有机可乘，便装出一副正经面孔，竭力替卫夫人张罗一切。卫夫人那时孤立无依，虽明知那姓闻的不怀好意，也只得把他当作好人看待。等到丧事料理完毕，姓闻的又灌了无数迷汤，卫夫人毕竟年青意弱，居然坠入他的彀中。所以名义上虽还是卫夫人，实际上早已是闻夫人了。

“当那姓卫的死的时候，姓闻的到学生会里来捐钱，我动了侧隐之心，也助了五十法郎。不料过了几天，他又来了，第二次却托名筹募基本金，安顿姓卫的妻子。学生会里几个人，不相信青年法国妇人，能替一个死去的中国人守节，便敷衍着他走了，一面却暗暗地探听消息。何消数日，那姓闻的种种行为，都给他们探听得详尽无遗。当下便有许多学生，要和姓闻的为难，要他还捐款，吓得那姓闻的不敢再到学生会来，他和卫夫人也搬了场。不道现在又到巴黎大学门外，行使这种鬼蜮伎俩，二位究竟是忠厚长者，给他骗了钱去受用，他心中还暗暗发笑咧！”

名达听到这里，叹口气道：“这叫做君子可以欺其方，世道人心，真不可问咧！”人中道：“杨君所说的话，原是不错，但是那姓闻的，看去倒甚规矩人似的，竟做出这种禽兽行为，明天我们倒要辱他一辱！”伯珊道：“你们既已知道他的住址，明天一早就去，说不定他还拥着卫夫人，寻他们的好梦，不过未免太煞风景罢了！”人中道：“这倒是好办法。”

名达道：“算了罢！他要骗人的钱，也是没办法的事，否则人人都有羞耻之心，何至用这欺诈手段？”人中道：“这句话未免太忠厚了，我们善举，固是要做，被人欺骗，也不肯放松！若是天下的人，都像那姓闻的，还成什么社会？明天倒不可不给些颜色他瞧瞧！至于金钱，倒不成问题，我也没有捐着数目，也不希望他还的了。”名达点点头道：“既是这样，我们明早准照着杨君的办法便了。”不知二人去与不去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二十四回

## 个中人妙粲莲花舌 座上客竟编竹枝词

且说第二天早晨，韩人中和胡名达，果然去至闻宜祥寓里。那时还只七点半，街上行人还甚稀少，天气又阴霾不展，闻宜祥正拥着卫夫人并头交颈，圆他的好梦。人中同名达找到了门牌，认定了寓主人的姓名，才按了门铃。候了一刻钟，才有一个犹太妇人出来应门，问是找哪个的？人中说是找姓闻的。那妇人揉揉眼，打了个呵欠，用手指一指里面，让二人进去。二人走入里面，觉着一股腥气，直奔鼻管里来。那妇人说道：“密歇和马特姆还不曾起来，二位候会儿罢！”

人中受不惯这样龌龊的空气，便道：“既是蜜歇还不曾起来，请你去通知一声，我们有要紧话和他说明！”那妇人道：“二位随我来罢。”说着，便向一个门上弹了一下，只听得里面娇滴滴答了句“押当坠”。那妇人不便推门进去，向着人中和名达道：“二位只好候会儿。”人中道：“候会儿也不要紧，可否引我们到会客室里休息一下？”那妇人把肩膀一耸道：“这里没有会客室的，现在生活程度这样高，就是有会客室，也已租给人家作卧室了。”

名达望了望人中笑道：“我们既没有坐的地方，还是闯入房里去罢！”人中道：“可不是呢，我们又不是来伺候他的，管他鸟事，我们进去便了！”说着，便向门上重重地打了两下。这次却听得男子的声音道：“谁呀？”人中听出是闻宜祥的声音，便操着华语道：“里面可是闻先生吗？我们找你说话说咧。”里面答道：“你们哪里来的？请外面稍坐会儿！我披了衣就出来。”人中装做没有听见，把房门推入去道：“我们熟人，闻先生可不必拘礼，闻先生尽管睡着，我们谈两句话就要走的。”

闻宜祥听得敲门的声音，已是吃惊；及至见了二人进来，更觉得羞惭地地。没奈何，坐起半身，涨红着脸，断续着道：“难得二位光临，怠慢得很！”人中一眼望去，已见被角露着一头金黄色的头发，心里已知是那卫夫人了。便道：“请闻先生恕我们鲁莽，原来闻先生已结了婚的，今天倒扰清楚了！”闻宜祥支吾着道：“韩先生说哪里话，这里的犹太人很会打算盘，把会客室也租给了人做卧室，二位没了坐处，请二位外面站会儿，好叫我那女友起来。”

人中听他这样说着，方欲退出，忽听得被内小孩啼哭的声音，便又停了步道：“先生好福气，原来已有了孩子！闻祖祥连连摇着头道：“不是的，不是的。”名达见他窘得可怜，便推了推人中。人中不做理会，反笑嘻嘻地望着床上。不料那小孩更哭得厉害，卫夫人毕竟爱子情深，不由得探出头来，把小孩拍了两拍，嘴里还唱着“罗来办”，引那小孩入睡。

人中看她果是卫夫人，便望着卫夫人一笑道：“这不是马特姆卫吗？难得在此地会见，只是惊了夫人的觉，很觉不安！”卫夫人倒也现着笑容，点了点头，一面仍去抚那小孩。那时只苦了闻宜祥，没有地缝可钻，只得紫涨了脸，对着人中和名达道：“我和卫夫人昨晚去看电影，回来已是不早，卫夫人因有小孩，不放心深夜回去；我这里又没有空剩的房间，只得勉强同住一宵，却巧给二位撞见了！幸喜二位是明白人，不致想到岔路上去；若给一般糊涂人看见了，鸡毛当了令箭，我还有面孔去见人吗！”

人中哼了一声道：“我们原也是糊涂人，不是闻先生说，我们还要错怪闻先生哩！我们原是用来缴捐的，现在也不必提起了。”说着，便欲推门出去。闻宜祥见不是路数，自己又不曾穿好衣服，不好阻拦，只得由他出去。名达也跟了出来。

藏



二人行至街上，名达叹口气道：“伯珊的话居然是真的，那姓闻的真是衣冠禽兽咧！”人中心道：“我们不问他取还前捐的款，还是我们的忠厚呢！”二人且行且走，看看已是八点钟，觉得肚子闹着饥荒，便奔入附近一个小咖啡馆，胡乱吃了些牛乳面包，便分头赴校上课。

人中下了课，见陈先昭，戴刚甫和杨伯珊站在一起闲谈。人中迎上去打了招呼，三人都向人中问了好。杨伯珊忽问人中曾否调查得闻宜祥的秘密？人中一一说了。戴刚甫恨恨地道：“闻宜祥那厮，这样无耻，我们倒要给他一顿教训咧！”杨伯珊道：“怎样教训他？驱逐他吗，恐怕办不到；打他一顿吗，恐怕还落了他的圈套；就我看来，写封信去警告他，倒是个办法。”

陈先昭道：“可惜柳万光不在这里，给他听了，他决不把姓闻的放过去的。”戴刚甫道：“若是柳万光在这里，恐怕把姓陈的也不肯放过去。”陈先昭白了一眼道：“我姓陈的干了什么罪孽，要柳万光来干涉我？”戴刚甫道：“昨晚所干的事，难道应该的吗？”陈先昭微微一笑道：“昨晚的事吗，也很普通！老实说罢，中国学生在巴黎的，都干过这种勾当，我若天予不取，不怕人家笑我痴呆吗？”

韩人中心道：“先昭兄昨晚有什么艳遇？何妨说出来给大家听听！”陈先昭道：“说说原不要紧，一到刚甫的狗嘴里，便没有象牙了。”说着，提起手腕一看道：“也是吃中饭的时候了，我们随谈随吃可好？”杨伯珊道：“我们同到老萧饭店去何如？”陈先昭道：“老萧饭店里，别的不打紧，就是可憎的人太多，令人望着减了胃口。”

韩人中心道：“今天我来请你们到柳铁仙寒去吃罢！”杨伯珊道：“柳铁仙寒也好，只是要你破钞不敢。”人中心道：“一个小东道算得什么，我们就此去罢！”

四人乘了地道车，来至柳铁仙寒，还未坐定，人中望着陈先昭道：“你的艳遇，现在可以倾筐倒筐了吧？”陈先昭笑道：“原来你请我们吃饭，是有目的的，也罢，我说个大略罢！昨天我一个人无聊得很，携了一本书，在香蕊里遂一带散步，走得乏了，便至一个咖啡馆里休息一番；因我要望街上闲景，便坐在外面蓬下。坐下未久，便见一个少妇，自己驾着一辆汽车下来，袅袅娜娜走了几步，像要找人的样子。一眼瞧见角上一张台子，坐着一男一女，似乎现出很不自在的神色。冷笑一声，一屁股坐在贴近我的一张台子上，回头去望那男女，还是唧唧啾啾地密谈着。那少妇娇声呼了声‘拜桑’，便有侍者过来。那少妇且不与侍者说话，却注目在男女二人身上。”

“那男女闻了声音，举目一瞧，似乎现出惊惶之色，立起来走到那少妇的身旁。那少妇待理不理的，只冷笑了笑，那男的却低声下气地和他兜搭。不知怎么，那少妇忽然大怒起来，破口骂道：‘你这没良心的，你既有了外遇，何不与我离婚？终日尽夜地盘在妖精家里，你心目中还有我这个人吗？现在不要假惺惺的，我明天自有方法对付你！’那男女也是强项的，听了这几句话，张大了两眼，高声说道：‘有了外遇怎样？我给你面子，你还不知好歹，你有什么方法，难道我怕你不成？’说完，便回身走至原座，携了那女子的手，并行出去。

“那女子见自己占了上风，望着那少妇笑了笑，故意把身躯挂在那男子身上，做出肉麻的样子来。这一气，把那少妇气得花容失色，连我也替她代抱不平。又细细打量那少妇，见她约有二十四五年纪，容貌身材，都生得不错，衣服甚是入时，手指上还带了一只巨大的钻戒，看上去似乎甚是富有。同男子出去的那女子，也并不见得高明。我心里暗暗疑惑，那男子何故弃此就彼，恐是应了情人眼里出西施那句话了！当下连连看她几眼，那少妇溜眼过来，刚好和我打个照面，居然嫣然一笑。

“我究不是呆人，这种机会，哪肯错过！便也笑了笑，移着椅子坐近去道：‘马特姆刚才受气了！’那少妇道：‘提他呢！这种没良心的男子，我希罕他些什么？’我道：‘马特姆真是旷达，我们来谈些别的事罢！’当下她便问我许多中国的情形，渐渐情投意合起来。

“那时天色已晚，我便请她去吃晚饭，她也不推辞，我便乘了她的汽车。车子开动，那少妇微微一笑道：‘我们哪里去呢？我想大旅馆里耳目众多，于我甚不方便，还是到个小旅馆去吃些罢！’我道：‘随马特姆的意就是。’她就开机器，急急驶行。驶了约有半个钟头，我也不知到了什么所在，她方在一个小旅馆面前停了车。我扶她下来，走入旅馆，点了菜，开了一瓶香槟。那

少妇甚是喜悦，和我谈谈笑笑，十分有兴。吃了几杯酒，面上添了三分春意，斜乜着眼道：‘此刻恐已是十点钟了，我也不高兴回家去和他淘气，我想今晚在这里住一宿咧！’

“我听她这句话，很有意思，便道：‘那更好了，我本也不想回去，我们作个竟夕谈如何？’那少妇笑了笑。我会了帐，便来至柜台里要了一间最上等的房间，然后带同那少妇上去。下文如何，你们聪明人，必可推想而知，我也不多说。

“那时我得意已极，便想和她结个永久朋友，问好姓名住址及后会日期。她嗤地一笑道：‘你问这些怎的？我的姓名住址，是不告诉你的；后会二字，也请不必提起，我们缘尽于此。此后见了面，我也未见得再和你招呼。’

“我不由得怔了一怔道：‘你说哪里的话，莫非怪我恨我么？’她又笑道：‘你不要痴了，我老实说罢，我今晚和你幽会，并非是爱上了你。一见倾心，容或有之；一见倾身，不是我做的事。我今天破了自己的身份，是气一气我自己的丈夫，他能和别的女子去胡调，难道我不能和别的男子去寻开心么？勿！我并不恨你，却感激你，因为你替我报了仇，我还很对不起，因为我利用了你！现在你可恨我了？我们也不必再耽搁下去，还是各自回去罢！’说着，便下床穿衣。

“我听了这番奇论，惊得目瞪口呆。晓得她已决了心，再没有挽留的余地，只得作万一的希望道：‘你虽不是爱上我，我可已爱上了你。你既这样说了，当然不肯回心转意；你不肯告诉我你的姓名地址，那也罢了！我的姓名住址，却不能不告诉你，有什么吩咐，请你不要忘记今天遇见的我！’说着，便抽出一张名片，递了过去。她看也不看，收了放入钱袋里去，说了句‘蜜合西’，便匆匆地走了。我目送她去后，倒在床上，一夜胡思乱想，一点不曾阖眼，你想这事奇也不奇？”

陈先昭说完了话，韩人中侧着头想了会儿道：“我们若从心理学来分析前因后果，这事也算不得奇怪，因为妇女第二次的爱，往往为报复第一次所失的爱而发生。你所获得的艳遇，虽是仅属于肉欲的，可是肉欲的冲动，就是爱的萌芽，其实仅有心里的爱，没有身上的欲，便不是完美的爱情。她所说的话，虽是实话，其实还掺了许多虚语。否则巴黎多美男子，以她的容貌，以她的身份，难道还得不到一个男子？她和你同去，起先实是爱上了你，后来觉得继续下去，将来不能解脱，便托词说了这几句话，你居然给她蒙过了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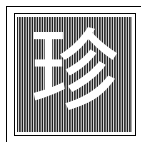
杨伯珊笑道：“看不出你倒是个女子心里学专家，那少妇的一番议论，已是奇了，你的议论，真是奇之又奇了！”

人中道：“妇女发生爱情，大约不外几种主动动力，或是因没有尝过爱情滋味，为了好奇的冲动，便不惜牺牲自己色相，去爱上一个男子，去做一番尝试；或者因了岑寂无聊，爱上一个男子，消遣消遣；或者因了虚饰，爱上一个男子，好替自己挣面子，因为自己不能被人所爱，或是自己没有恋人，在同伴女友面前，就没有面子了；或者因了模仿的潜化力，爱上一个男子，好与别的女子颀颀，好像一件衣服，一顶帽子一般，大家都有这种衣帽，自己没有，心里便觉惭愧了；或者因了妒忌别的妇女爱其所爱，自己爱上一个，好使别的妇女少了一个可爱的男子。若是因了男子善用爱情，妇女爱情也油然而生，这种主动动力，可谓绝无仅有了。所以先昭要赓续旧好，不当以爱情去说合，他的失败，就是不明了妇女心理的缘故。”

戴刚甫道：“人中所说的话，虽是调侃妇女，说来却甚近理。这种议论，甚是有味，将来多约几个朋友，大家来研究一下子何如？”陈先昭笑道：“这个研究，可称为研究妇女心理学会；现在种种学会甚多，这个题目，倒是创举咧！但是男子心理，也有研究的价值，譬如那男子的弃旧怜新，又怎样说法呢？”

人中道：“弃旧怜新，乃男子惟一的强点，有了这一点，才能和妇女对付。因为妇女好戏弄男子，男子一认了真，便陷入阱坑，不能自拔。所以我们男子，当艳福美满的时候，切要记着世上还有别的男子如我们的，说不定那所爱的妇女，移爱到别人身上去。当我们情场失意的时候，勿要忘却世间还有妇女如所爱的，这就是‘天下多美妇人何必是’的意思了。其实无论甚事，我们能以旷达处之，才能消除一切烦恼。”

藏



陈先昭笑道：“好了好了！谈谈妇女心理，又谈到理上去了！给一般科学家玄学家听了，又要开一场人生观的论战了。”

人中并不答言，接着道：“关于男子弃旧怜新，是有生俱来的本能，就普通男子心理说来，所叹的爱，有如牛乳，甜蜜可口，百吃不厌；未婚妻的爱，有如牛油，偶一尝之，倒还可口，多吃了些，究嫌腻滞；黄脸婆的爱，有如乳饼，一闻到鼻子里，便要作呕。这个比喻，就是中国俗语说的妻不如妾，妾不如婢，婢不如偷的意思了。”

杨伯珊、戴刚甫、陈先昭听到这里，一齐大笑起来道：“这几个比喻，真是想入非非，韩人中倒可做爱情研究会的会长呢。”说得人中也笑起来道：“这种问题，虽是滑稽，研究起来，倒很有意味。可惜我经验不富，不能以事实来证明我的理论。否则我去做一部爱情的科学观，一定纸贵洛阳，万众传观。”四人谈谈笑笑，菜已陆续吃完，人中付了帐，便和三人告辞回去。

人中回到寓里，侍女报告说：“有两个电话来过，一个是英儿姑娘来的，一个是琪儿姑娘来的。”人中间她们有什么话没有？那侍女道：“她们闻知蜜歌不在家里，都不曾说什么。”人中间点头，说知道了。侍女退出，忽又电话来了。人中接了听筒，辨了声音，知是李爱白打来的。只听得李爱白道：“袁尔梅和赛儿明天就可回来，明天你高兴到车站去接他们吗？”人中间是什么时候？李爱白道：“大约三点罢！我已约好许多朋友，在圣拉石车站咖啡馆取齐。一则我们好久不见了，大家可以叙叙；二则袁尔梅回来，必带了许多艳闻，我们也好借他人酒杯，浇自己块垒，你想我这个意思可好？”人中道：“好的好的，明天准三点左右到车站来会你们罢！”这且按下不提。

且说李爱白和夏望云最为莫逆，夏望云蓄意要娶一个西洋妇人，闻得赛儿有个妹子，还是小姑居处，当日赛儿也曾说起，愿给他们介绍，结个相识。夏望云口里虽是推却，心里却念念不忘。袁尔梅那天从比京寄了一封信给李爱白，说是星期五回来。李爱白竭力想替夏望云和赛儿的妹子拉拢，便想法子先结赛儿的欢心，所以邀了几个人到车站去迎接他们。

那天三点左右，被邀的人，陆陆续续地一个个到来。待到火车到站，众人眼巴巴望着头等车厢，只不见袁尔梅和赛儿下来。夏望云道：“莫不是他们坐了二等车？”李爱白道：“袁尔梅不比我们，决不坐二等车的，不信，我们且到二等车里去看看。”说着，引了众人，来至二等车，哪里有二人的踪迹？李爱白觉得很不好意思，让邀来的朋友扑了个空，讪讪地道：“袁尔梅真奇怪咧，信上明明写着今天下午到的，竟没有来，劳了诸位的驾，倒是我的不是了！今天的天气又不好，真是十二分抱歉！现在我们到咖啡馆休息会儿罢。”众人都跟了他去。

那天到的计有八人，咖啡馆里侍者，见了大队顾客，便把两张台子拼在一起。众人坐定，闲谈会儿，夏望云看了看四围坐的莺莺燕燕，望着众人笑道：“我旅法三次，前后十余年，别的不许可，惟有法国女子，真是使我又爱又怜，大约世界各国的女子，再没有如那法国的女子艳丽动人了。我昨天成了一首俚句，便是□那法国女子的，现在我诵了出来现个丑罢！”说着，便低吟着道：

两岸垂杨傍绮□，鸭头春涨泛西茵。  
差差一缕灵清水，不毓男儿毓美人。

夏望云吟毕，座中人都听不出他吟些什么，便请他写了出来。夏望云取了一张抹嘴的纸，又在衣袋里摸出一支自来水笔，写了递给众人传观道：“这原算不来诗，不过末句不毓男儿毓美人，似乎调侃法国人太厉害了！”

座上有个姓高的高唐卿道：“这也算不得调侃，法国的实在情形如此！普通说来，法国的男子，大都面目可憎。法国的女子，虽是美丽，但都是人工的，天然的美丽，占不到十分三。若是没有脂粉的辅助，衣服的衬托，法国的美人，起码要打个对折。我现在也要胡诌几句，是写法国女子专事修饰的情形。说着，取过夏望云写的那张纸，接着写道：

出门第一带香囊，傅粉涂朱刻刻忙。  
好惹旁人齐注目，不妨路上试新妆。

写完，递给夏望云道：“我这一首更算不得写诗，只描写了实在的情形就是了。”

夏望云摇头晃脑地读了一遍道：“只要有意思，合平仄，便是诗了，我们还理它格律呢！现在的留学界里，晓得平仄的，已是不多，我们能胡诌几句，已是凤毛麟角了！其实不会做诗，也不打紧，古之学者，未见得个个都是诗人！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，那也就是了。何苦勉强勉强，拾了他人的牙慧，创做新体，既没有声调，又没有平仄，还成什么东西？其实这种改头换面的创作，既是西洋舶来品，不如用纯西洋的译音，还是直截了当。比如诗的一字，在英文称为‘坡含姆’，那班新诗人，何不称他的诗集为某某的坡含姆集？用了中国的诗字，未免唐突那诗字了。”

李爱白道：“这个议论，实是先获我心，我虽不是诗人，于中国法国的诗，都还涉猎涉猎。现在的新体诗，真是不敢恭维。或者我们浅学之徒，不能了解其中妙处罢！”

夏望云道：“西洋的坡含姆，好的原是很多，译成了中文，用了中国诗的格律，未尝不可称之为诗！如曼殊大师的译述，何等清丽可诵。中国文字和西洋文字的构造，完全不同，现在强而求同，还成什么话呢？我读新文学家的译品，简直使我莫明其妙，往往一句里面，用了不少‘底’字‘的’字，若是不懂西洋文的人，非但不能领略个中妙处，连意思也看不明白。这种译品，无非是介绍给不懂西洋文的人们读的，他们看不懂，何必有这种译品！懂西洋文的人们，还要把原文来参照，才能懂那译者的意思，更何必有这种译品？我以为译述一道，有如妇女一般，美的妇女，必难有诚意；有诚意的妇女，必不美丽；美丽而兼有诚意的妇女，是很难得的。译述也是如此，译得美的，必难尽信；译得尽信的，必难美丽。林琴南译的小说犯了第一个弊，现在的新文学家，犯了第二个弊，信而且美的，我简直没有瞧见过，也许我所读的书不多。若是二者不可兼得，我宁取美而舍信，因美而不信，还不失为中国的文学；信而不美，便不是东西了。”

高唐卿听到这里，举着咖啡杯道：“说得痛快，我来贺你一杯！”夏望云笑了笑，也举了举杯。

李爱白道：“新文学且缓着讨论，二位既作了两首，再添了几首，编成一本巴黎竹枝词，不是好吗？”夏望云道：“编成一本，谈何容易！况且我们的诗，原算不来诗，自己尝玩尝玩，原不要紧，若是印行出去，害人大牙也笑掉了。你的提议，却也甚好，我们左右闲着没事，各人凑了几首玩玩，也很有趣，现在就是你来首罢。”

李爱白想了想，拿了纸，写上一首道：

新裁白练膝头齐，百褶围香袂蝶迷。  
最是娇儿初学步，试牵裙角手高提。

夏望云看了，笑道：“那末两句形容时髦女郎衣裙之短，可谓刻划入微！”李爱白也笑道：“我不懂刻划时髦女郎，我在调侃中年妇人呢！你想既有娇儿，那妇人已在中年了，中年妇人偏要和时髦女郎争妍斗艳，我最看不入眼里，可谓欲彰其美，反显其丑。”众人看了看，也附和着笑了。

胡名达忽然拍着台子道：“我也有了一首。”说着，拿起笔来写了。写毕递给夏望云道：“请主司大裁！”夏望云笑了笑：“岂敢岂敢！”随即念道：

天魔妙舞太离奇，褪尽春衫露玉肌。  
莫道文明能化俗，文明毕竟是蛮夷。





夏望云道：“胡君这首诗，原是针砭世俗之谈，可是给醉心西洋化的人们见了，便要骂你不识时务，还要加给你许多美名什么‘遗少’咧！‘民国古董’咧！种种奇名怪称，无不应有尽有。现在中国的社会，也盛行了跳舞，为好为歹，我也不敢说，不过过犹不及的弊，将来恐是免不了。譬如当今盛行的‘爵士’音乐，郑卫之音，不堪入耳。在我国旧习惯方面说，男女交际，分道扬镳，男子因没有异性的调和，觉得索然寡味，便创了招堂差的陋习。一有了交际舞，这种陋习，或可革除。但是趋了极端，便发生了种种不道德的事。褪尽春衫，实则甚不雅观，西洋人以为美，我们中国也就从而美之！所以将来中国的社会，要变成西洋化咧！”

李爱白把那纸拿过来道：“你且慢发着议论，我们还没有拜读胡翁的妙句咧。”胡名达道：“我还只二十余岁的人，哪里配得称翁，将来把我叫老了，我要和你算帐的！”李爱白道：“我们现在做着诗，便是诗翁，中国文字上的习惯，只有诗人诗翁的称谓，没有诗君诗先生称谓，我若是称你胡人，那更使你费解了！”众人听了，都哄堂大笑起来。

忽然韩人中披着大衣，口里喊着好冷，跑了进来，一见他们围了一桌狂笑，便问是哪回事？众人且不说明，问他为何来迟的缘故。人中道：“我今天因了些小事耽搁了，跑到车站，问知火车已到，又赶到这里。袁尔梅和赛儿呢？难道抛了你们，又自己去享受了吗？这也太不近情理了！”李爱白道：“袁尔梅没有到，你且坐下来，我们做着竹枝词咧！你是韩人竹枝词，一定拿手的。”韩人中道：“我明明是中国人，怎么说我是高丽人起来？”众人又是一阵狂笑，笑得韩人中莫明其妙，还是胡名达说了，韩人中也不由得好笑。

笑了一会道：“你们既要我做诗，先要给我吃酒，诗酒原是相连的。巴黎三月天气，还是这样的冷，若是没有酒来挡一挡寒，我笔也不能握咧！”李爱白道：“要酒尽有，你的‘嵇桑’说便了。”韩人中便叫了一杯白兰地，一饮而尽，又燃了一支香烟道：“现在先要请教诸位的大作，恐怕珠玉在前，不敢献丑了！”李爱白把手中的纸，递给韩人中，又扭过头去同看。韩人中笑了笑，道：“既是竹枝词，范围很广，我也随便胡诌几句罢。我方才喊着冷，我就以巴黎的气候为题罢。”说着，便写道：

已及春深换□衣，湿云浓雾转霏微。  
如何三月东风老，不见桃花燕子飞？

李爱白看他写完，先叫着好道：“毕竟韩人不弱！那末两句何等有诗意！不比我们胡乱地凑成四句，便算了诗。”夏望云等读了，也啧啧赞好。韩人中谦逊着道：“这种诗哪里值得称赞，真使得我惭愧死了！我现在又有了一首，也一并写出来献丑罢。”说着，又拿起自来水笔，一挥而就。李爱白见他写的是：

战鼓咚咚血战频，沙场莫问故园春。  
刀环已断深闺梦，竟体玄裳妙质人。

李爱白看他写完，又读了一遍道：“你咏的是寡妇吗？以寡妇而到大战，用笔已是深刻，而又出之以绝句，真可当得哀感顽艳四个字了！”夏望云也读了道：“此诗妙在含蓄，玄裳妙质四个字，战争之罪状，已跃然纸上。若以神韵论，似较第一首逊了些！”韩人中笑道：“好了好了！诸位不要再恭维了，我再来喝一杯酒罢。”说着，又叫了侍者送上一杯白兰地来。

夏望云也不说什么，却刷刷地又写了一首上去，递给众人看道：“这首歪诗怎样？诸位看了，恐怕要莫明其妙咧！”韩人中见他写的是：

鸳鸯罗列镜屏中，一霎繁华梦已空。

三十三人齐入彀，满城争说碧髯翁。

韩人中看完道：“这首想是咏事的了！什么是叫碧髯翁？倒要请教。这一问，巴黎一件惊人奇案，便由夏望云口里传述出来。不知碧髯翁究是哪回事，且待下回写来。

珍

## 第二十五回

## 粉槛飞花惯抛红豆 香车掷果艳说碧髯

上回说到夏望云做一首竹枝词，众人读到末了二句，不解碧髯翁三字的出典，问夏望云究竟作甚解释？夏望云微微一笑道：“这三个字，不谙巴黎掌故的，当然莫明其妙；其实碧髯翁的出典，在西洋文学当中，也甚普通。法国文学家却而彼尔罗，曾有一部小说，就以碧髯翁为名。书中的大意，是说一个年青的碧髯郎，和一个极美丽的女郎叫做蒂蒂孟的结了婚以后，便把一把钥匙交给她，叫她掌管，并且叮嘱着不要用那钥匙去开密室。他的新妇虽是答应，为了好奇心的冲动，便不遵他的叮嘱，偷偷地开了进去，只见里面堆着许多妇女的遗骸，那些遗骸都是他的前妻。当时他的新妇，惊极而号。他见他的新妇已窥破了他的行藏，便要把他的新妇害死。幸喜那时有个朋友，冲了进来，把那女郎救了，否则他的密室中，又多了一个枉死鬼咧！这事存了案以后，那碧髯郎便处了死刑。”

“这部书虽是小说，书里的人物，却可索隐。原来却而彼尔罗所记述的人，乃是19世纪法国的一个公爵，叫做箕尔段雷佛尔，他谋害了不少的妇人，当时没有一个疑惑着他有这样凶恶的行为；后来破了案，便处了死刑。有了这个古典，所以后世便把碧髯翁三个字，称一般多妻者。

我诗中的碧髯翁，娶了几十个妇女，都被他谋害死了，不料第几十个，也像蒂蒂孟一样，把他的罪恶寻了出来，当时轰动了巴黎全城，都想一见那碧髯翁的颜面；我当时也见过他一面，真是骇人奇闻咧！”

韩人中听到这里，问道：“那碧髯翁有多少年纪？哪里找得到这许多妇人？就是找到了，难道他天天结婚么？况且他谋害那些妇人，有什么用意呢？常常死老婆，常常结婚，难道人家不起疑心么？”

夏望云道：“他的历史，说来话长，我且说个大略罢。那碧髯翁原名郎特留，生就一副罪犯容貌，年纪虽只三十余岁，须髯已甚修长，两只眼睛非常锐利，说起话来，不时闪露着凶光。据当时报纸的记载，说他擅催眠奇术，那班妇人，入他的彀中，都是受了他的催眠。这句话确不确，且不要说他，只是他对于妇人，却着实会用工夫。妇人原是好谏的，尤其是法国妇人，只要奉送她们几句恭维好话，随便什么都是肯的了。好个郎特留，得了这个秘诀，便去实行他的拆白主义。他原是没有职业的，但是逢到了人，不是说珠宝商，古玩商，便是说股票买卖商，衣服穿戴甚是朴实，说话也甚留意；和他交谈了一次，便不知不觉地被他吸引了。中国有‘窃钩者诛，窃国者侯’两句成语，郎特留志不在小，所以装做上等商人模样，其手段要比普通小拆白党，专项涂脂抹粉鲜衣华服去博妇人欢心的，高明得多了。

“那时法国在大战以后，死了不少的壮丁，不但国内平添了无数的孀妇，就是标梅少女，一时也不容易择人而事。于是有一种杂志，叫做麦利寒治的，便应运而生。那杂志专门刊载征婚广告，每星期出一次，每次的广告，不犯雷同。那杂志约有一二百页，销数每期在五万份以上，一班无聊文人，倒在这个杂志上赚了不少的钱。至于那广告的文字，更是无奇不有，有的还刊了照片上去，下面附了不少的按语和条件。那些按语，总是千篇一律：什么容貌美丽，性情温和，门第清白，才识高尚，妆奁丰富，好似戏馆登着颂扬名伶的广告一般。再有那些条件，也无非是人才出众，家产饶富。骤然看去，那些妇女，仿佛个个是天仙人；按其实际，恐怕千人之中，也

拣不出一两个名实相副的呢！而且有的还把善用爱情，态度甚高的话，也写了上去。最可笑的，有许多老妇，也登了征婚广告来求牡，她们不敢刊印照片，但是广告的字，印得特别大，几乎大得和百货公司举行大减价的字差不多。而且在那妆奁丰富句下，还划了一条红线，好叫读者注意。男子方面，虽然也有登着这种广告的，但是毕竟不及妇女来得多罢了。

“郎特留便利用此机会，他所登的广告，千变万化，令人不易捉摸。譬如他第一次登着彼得征婚，第二次便换了个乔笙求偶；今天说他的职业是古玩商，明天便说股票买卖商。他不但登了一报，他还登了许多种报。当时一般妇女，正苦找不到相当的对子，见了这个广告，哪有不来一试之理！所以绿衣使者，倒替郎特留服了不少的务。郎特留在报上不留住址，只书明邮政信箱的号数。他的由政信箱，也是甚多，这个邮局也有，那个邮局也有，好叫人看不出他的行藏。他收到了信以后，略一过目，便择肥而噬。什么叫做择肥而噬呢？郎特留对于年纪的大小，容貌的美丑，多不在心上；他的唯一注意点，是在妆奁两字。若是没有妆奁，其余无论说得怎样好，那封信便好像无意识和字句不通的稿子一般，一给编辑先生过了目，立刻丢到字纸篓里去了。可怜那些有貌无财的妇女，还眼巴巴地望着绿衣使者给他们回音，等了多日，知是没望，这个打击，比那科举时代名落孙山的考相公，恐怕还要难受呢！郎特留若是得了机会，便写回信约她们晤面。晤面的时候，当然用了许多花言巧语，就是久经世故的妇女，也要被他说动了心，何况妇女多是乏理性而富情感的呢！他前后用了这个方法，害了獐个妇人。他对那班妇人，如何勾引，后来如何结果，报纸虽曾披露过，我毕竟记不得许多，现在就我所记得的，说一二件罢。

“一件是关于一个老妇的。那老妇已有五十三岁年纪，是个寡妇。她的丈夫在日，开着咖啡馆，倒挣了些家基，约值七八万法郎。有了这些积蓄，有了这些年纪，原可守寡待死的了！无奈那老妇不甘独宿，想找个如意郎君，好图个下半世享受。她有个寡妹，年纪还只獐余岁，穷得无立锥之地，便靠着那老妇度日。那寡妹想，寄人篱下终非上策，也想再醮；登了征婚广告，始终没有人来请教。偶然见了郎特留的广告，看上去资格还符，便兴冲冲地去告诉她的姊姊。那老妇读了广告，便也要去试一试，当时二人便写了两封信。第二天，那老妇就接到了郎特留回信，约她到一个咖啡馆里面谈。那老妇得了这个奇缘，喜得无可无不可；只气得她的妹子，颤颤地抖着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第二天，那老妇收拾得十分齐整，去赴郎特留的约；郎特留小心翼翼，恭维周至。那老妇见郎特留身材魁梧，言语知趣，早已合了意，不觉把家里的底细，一一对郎特留实说了。

“郎特留却说：‘自己是个股票买卖商，中年遭了情场失意，本不愿再结婚的了，可是独身生活，毕竟太嫌枯寂，况且所爱的人，已负了心，他若为了负心人牺牲自己幸福，也太不值得，所以便想找个佳偶。可是自己也将近獐岁的人了，若娶了一个如花似玉的青年女郎，不是负了女郎，便是累了自己！所以打定主意，要择个老年诚朴，和自己配得上的，作为终身伴侣。’说到这里，那老妇不禁掺说道：‘你是将近獐岁的人吗？看上去还只源岁咧。’郎特留掀髯微笑道：‘谁人不是这样说呢，其实我确是源岁了。大约我生平未尝近过女色，精神保养得健全，所以看来年纪轻了一些！就是马特姆若不自己说是獐岁，我也不信的。其实婚姻的条件，并不在乎年龄和别的，最重要的原素，便是爱情。我和马特姆虽是第一次会面，马特姆的言行笑貌，已合了我的心意，倘承马特姆不弃，许和我结婚，我能力所及，无不为马特姆谋幸福的。’顿了顿，又笑道：‘我们虽是长了几岁年纪，用情原和少年人一样，只要有爱情，别的都不成问题；就是身体，也可以人工来改造的，马特姆想也知道奥国医生司坦纳黑的学说和实验，将来我们如果到了羸弱的时候，我们还可返老还童，活到一百岁咧。’这几句话，句句打在那老妇的心坎上，只有笑的分儿，连话也回答不出来。原来妇人的心理，最易听信人家说爱着她，最不愿听人家说她已老了。那老妇原也晓得自己已是獐岁的人，但心里却想着，她的獐岁，要比别人獐岁壮嫩得许多。现在经郎特留一说，更觉得自己的理想不错，便对着小镜子照了照，不由得顾影生怜起来。”

夏望云说到这里，众人不由得好笑。韩人中带笑说道：“你的妇人心理，哪里体会得来的？”

将来倒要请你加入我们妇女心理研究会呢！”

夏望云还道人中说的是玩话，笑了笑也不回答，接着说道：“当下说定了第二天就结婚，那老妇自然没有不答应的。结婚的那一天，那老妇的妹子原也在场观礼，见了姊姊如愿以偿，自己报信人反落了空，不由酸气冲天。结了婚以后，郎特留待那老妇果然百般温存，万分恩爱。那老妇心花怒放，把所有银行存款，都交给了郎特留掌管。郎特留得到了目的物，便提议去度蜜月旅行；又怂恿着把那些家用器具，都变换了钱，房子也退了租，说自己在亚端伊也有住宅。那老妇自然依顺；她的寡妹无家可归，只得移居别处。可怜那老妇自和郎特留去度蜜月旅行以后，世界上便不再见她的遗迹，大约郎特留已把她送到极乐国土去了！这些话，都是后来郎特留破了案，那寡妹向法官讲述的。

“还有一件，更有趣味了。有一次郎特留又登了报征婚，应征者当然仍是很多。郎特留这次却选中了一个年已花信的闺女。那闺女的家世，倒甚华贵，他的父亲在日，曾授陆军中尉之职，现在只有一个寡母，年已 纒 那闺女甚是孝顺，立志抱独身主义，好奉养老母。无奈老母终想早了向平之愿，几次三番劝女儿张开慧眼，择人而事。那闺女唯唯答应，却不去实行，其实实行也没有机会。因为那闺女，虽生长于淫靡的巴黎，却没有浮荡的习气，社会交际，裹足不往，就是见了少年男子，也是腼腆得说不出话来。

“那天她的老母无意中看见了郎特留的广告，便擅自作主，替她去应生。郎特留见是陆军中尉的女儿，想定是一块肥肉，便回信约期见面。那老母见此事有了眉目，只得来和女儿说知。那闺女深怪老母多此一举，然既是母亲去应征的，不好意思失人家的约，只得和他晤了面，再婉辞拒却。当时打定了主意，便同老母前去赴约。不料孽缘天凑成，一见了郎特留，心里不知不觉生了爱慕，从前的独身主义，便不能把守了。她的老母，见郎特留虽是长了几岁年纪，毕竟不是老态龙钟，言语举动，又很诚实端方，心里便也许了可。郎特留说了许多奉承的话，把母女俩的心，都笼络住了。

“原来郎特留和母女俩，交谈数语以后，便装出很感孤独的样子道：‘我在巴黎做着买卖，虽是足够敷衍，但是没有室家之好，总觉得生活乏味！我是个老实性情，花言巧语的女子，又不敢请教，难得姑娘这样朴实温厚，老夫人这样仁慈，我若是幸运的，能和姑娘结婚，我不但得了个贤慧的妻室，而且得了个和蔼的母亲。可怜我幼年父母双亡，家庭乐趣，一点也不曾享得！天可怜我的茕独，牵引我和老夫人等相见，使得我还有尽职的机会，可惜我已上了几岁年纪，配不上姑娘罢了！’那老母还恐她的女儿不答应，一时不敢回说，不料她的女儿已启口道：‘年龄倒不成问题，只要你肯奉养我的母亲，那就好了！’那老母见女儿已答应了，不禁大喜，接口说道：‘可不是呢！像蜜歌这样的老成持重，我们也得了个依靠。我们虽不愁衣食，门衰祚薄，也很凄凉，将来你们俩养了一男半女，也是我们的血统。我们既已说定了，这件婚事，明天就举行罢！”郎特留自然答应，那闺女也不反对。

“第二天，便在她们自己家里举行了婚礼，除邀了一个牧师以外，别的亲戚朋友，一概没有通知。结婚以后，郎特留方才晓得那老母虽是颇有几个钱，她的女儿，却丝毫没有过问之权。将来那老母死了，那钱原也逃不到哪里去，但是俟河之清，人寿几何！于是又动了杀机，便提议去度蜜月旅行。那老母当然没有阻挡。那闺女一心一意在郎特留身上，甚是欢喜。不料新夫妇离开巴黎还没有几天，那老母接到了郎特留一个电报，说他的女儿，在途中罹疫死了！老母的悲痛，自是不消说得。过了两天，郎特留方才回来，一见了老母，不知哪里来的一副急泪，竟呜咽痛哭起来。那老母问他女儿死的情形，郎特留抽噎着说道：‘我们到了瑞士，玩了一天，她就不自在起来。我还道她在火车上劳顿了，不十分危急的，不料瑞士那时正盛行着猩红热症，我伴了她一刻儿，她神色大变起来，方知病情非轻，便去找了个医生，诊治过了，服了药，依旧没有效验。第二天病势更加厉害，我没了法，只得送她到医院里去，医院里只住了一天，就撒手死了！她病的时候，我原想打个电报给你，又深恐老年人受不了惊吓，况且就是赶了去，也是无济于事，满望她好了些，我再来陪你同去，哪里料得到她竟会病得这样凶恶，不多几天便死去了！也是我没



福享受这样一个贤慧的妻子！’说到这里，竟又号啕大哭起来。

“那时引得那老母也哭得和泪人儿一般，把郎特留的话，句句信以为真，见他还在哭着，心里反而老大的不忍，安慰他道：‘人已死了，哭着也是无益，想不到小妮子这样的一个厚道人，竟会就此夭折，也是她的命该如此！不过她的遗体，你怎样安排的？’郎特留已有了准备，便道：‘她死了之后，我料理一切后事，甚是周到，又在公墓里找了块地安葬了她。我想她如花似玉的人，应当葬在瑞士山明水秀之地，若把灵柩带回来，一则恐你老人家见了伤心，二则携带甚是不便，好在你老人家要去凭吊，将来也可去的。’这一席话，说得那老母只有点头的份儿，还感激着郎特留顾虑得周到。这也是西洋人的风俗，不以遗骸回籍安葬为重的缘故；若在中国，郎特留的诡计，恐怕就不能做得这样干净了。

“当下郎特留接着道：‘她的衣服等物，我都收拾带了来，现在还寄在车站，我因挂念着你，所以先来报告，现在我就去拿了来罢！’说着，便即出去。过了会儿，果然把一只衣箱带了来。那老人观物怀人，又是一场大哭。郎特留一旁陪泪相劝。”

夏望云说到这里，胡名达问道：“郎特留把那女郎究竟怎样谋死的？他说那女郎的遗骸已安葬在瑞士，究竟是否葬在那边？若说的是谎，难道不怕那老母窥破么？”

夏望云道：“你问得好，郎特留果然不曾把那女郎葬在瑞士，而且他们都不曾到过瑞士，蜜月旅行也是托辞。他租了一处房子，在亚端伊附近，那处甚是僻远，平常绝少有人往来的。他说去度蜜月旅行，上了汽车，便托辞说要到家里去取几件应用品。到了那个住宅，让她进了密室，待到汽车离去，便不客气来取那女郎性命！那女郎虽是有一千张嘴，大声疾呼，也没有人听见；因为四围都没有住宅，路上行人也绝了迹，况且他的密室，布置得甚是坚固，声浪很不容易传到外面。所以百发百中，谋害累累，不曾破案。他对老母说到车站去取行李，倒是实话，因为车站里原有行李寄存处的。至于他说遗骸安葬在瑞士公墓，他还有用意，我再说个详细罢。

“他和那老母谈了以后，依旧住在那里，见了那老母便长吁短叹，有时还流下几点泪来。那老母认他是个极有良心的人，还不时地安慰着他。他道：‘我们虽只做了几日的夫妻，她待我的好处，我是永远忘不了的！我现在没有别的希望，只望我活着一天，你老人家把我当作儿子看待一天，我也好尽儿子的责任。这原是你女儿的遗志，现在她虽死了，她的遗志，我是要替她继续的。’那老母听了这几句话，打入心坎，不由得又伤心掉泪起来。

“郎特留劝慰了几句，要伴她出去看戏散心。那老母原没有看戏的心绪，经不得郎特留再三怂恿，便也依从了。换上了衣服，和郎特留出去，来到戏馆，郎特留买了包厢的座儿。其余的看客，不免有流目到他们身上的。郎特留乘机望着那老母微微一笑道：‘我们俩坐在一起，谁晓得是岳母和女婿咧？’那老母也不由得一笑。郎特留得了这个回报，忽目不转睛地望着那老母，把那老母看得不好意思起来，便把视线移避过去。郎特留这才长长地叹口气道：‘你的面貌，竟十分像你的女儿，我还只今天才观察出来！现在我见了你，心里便免不了悲悼！’那老母也叹了口气道：‘你也不要悲悼了，今天原是你劝我来散心的，现在你倒给我引起伤心来了！快不要这样，我们看戏罢。’那戏原是‘佛特维尔’，是一种杂耍，所以他们窃窃私语，并不碍着他人的听闻。郎特留自那老母说了以后，便不再说什么，但是自始至终，他的视线，总注在那老母的面上。戏毕回来，各道了晚安，分头去就寝。

“那老母那晚竟辗转反侧，不能成睡。到了二点钟光景，忽听得门上有弹指的声音。那老母问是哪个？郎特留推门进来道：‘妈！还不曾睡吗？我方才梦见了你死去的女儿，勾引起了无限伤感，一时不能成寐，便来和妈谈谈。’那老母便要披衣起来。郎特留忙拦阻道：‘妈！快不要起来，我谈会儿就走的。’说着，竟在床沿上坐下，把一双尖锐的目光，注到那老母身上，瞬也不瞬。这一来，那老母的心旌，摇得不能自持，一时忘了郎特留是自己的女婿，竟倾心相从。郎特留曲尽绸缪，把那老母服侍得伏伏贴贴。这样看来，郎特留确有催眠术本领；否则一个阔阔之家的老妇，何至一时竟顾不到上下之伦呢？”

韩人中道：“郎特留推门进去的时候，说不定是想去谋害那老母的，后来知那老母还醒着，

藏